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集說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李燧

周易集說卷三十一

宋　俞琰　撰

繫辭上傳四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何爲問辭如斯答辭讀易者不知聖人所以作易之意則徒爾玩其辭耳夫聖人作易何爲而作也蓋將

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聖人之意如是而已開物謂物理未明易則明之成務謂事體未定易則定之冒天下之道謂天下之理無不包括於卦爻之中也伊川程子曰開物者燭理也成務者適變也紫陽朱子曰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又曰易之爲書大抵皆因卜筮而設逐卦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覆冒其中令人說

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皆包罩在此隨取隨得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以用也易能開物故聖人用以通天下之志易能成務故聖人用以定天下之業易能冒天下之道故聖

人用以斷天下之疑紫陽朱子曰聖人作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疑此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蓍用於卦未定之先故其德圓卦成於蓍已定之後故其德方蓍之德圓象天天數用九而體七七七則五十而虧一卦之德方象地地數用六而體八八八則六十而盈四神謂其知來知謂其藏往也六爻之義各有所取蓋隨其時位也易者變也貢者以吉凶

告人也圓而神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方以知所以能定天下之業易以貢所以能斷天下之疑嵩山晁氏曰易字陸音容易韓音變易今從韓誠齋楊氏曰貢者獻也書云伻來獻卜是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曰洗心曰退藏於密則聖人此心無一塵之累矣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則聖人此心不勝其憂焉何也曰著之德圓而神天下之志通矣卦之德方以知而天

下之業定矣六爻之義易以貢而天下之疑斷矣聖人遂以此洗心滌慮而無思退藏於密而無為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無事則潛心淵默寂然不動人莫能窺及其有事則其神知之用又隨感而應故曰吉凶與民同患當知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易也在聖人則洗心退藏於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在聖人則吉凶與民同患聖人即易易即聖人其道一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來謂將來之事蓍之神則無不知之往謂既往之事卦之知則無不藏之聖人之神猶蓍之神也聖人之知猶卦之知也所以知來所以藏往與蓍卦一也或曰藏往之藏當作識與大畜象辭多識前言往行之識同葢因上文退藏之藏遂訛為藏少梅鄭氏曰圓者運而不窮可以逆知來物方者其體有定可以識於既往紫陽朱子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來都看

見知以藏往只是現在有底事都識得愚謂藏與識頗相似識誤爲藏恐或然也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其孰能與於此哉問辭也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答辭也聰明謂耳目無所蔽叡知謂心志無所疑惑殺者武之事武則必殺今言不殺者聖人之聰明自足以通天下之志聖人之叡知自足以定天下之業其斷天下之疑則神武之決也又何假乎著

卦之占亦猶古者神武之君威服天下而不假兵之血刃也紫陽朱子曰神武而不殺得其理而不假於物之謂或曰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葢古語而孔子援以贊聖人之大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之道謂天理之自然民之故謂人事之所以然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是以明於天之道吉凶與民同患

是以察於民之故神物謂蓍也以其前知故稱之曰神物明天道遂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遂知民之必用而不可不有以開其先而前用之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古人之祭也七日戒所以遠夫外物之干也三日齋所以專夫一念之敬也其於卜筮也亦然令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其德謂蓍之德也神明謂神而明之在乎聖人也占者能以敬心求蓍有如聖人之齋戒則蓍也受命如響

無有不應者矣不然則蓍乃枯草朽莖何神物之有

紫陽朱子曰蓍龜靈物也雖聖人亦必神明其德者

必齋戒而後靈不齋戒則不靈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戶一而已闔之闢之則二陰陽之動亦一氣耳靜則

氣入萬物皆由之而入此闔戶也動則氣出萬物皆

從之而出此闢戶也戶之闔猶坤陰之靜故曰闔戶

謂之坤戶之闢猶乾陽之動故曰闢戶謂之乾先言

坤之闔者由靜而動也人之呼吸必先闔而後闢亦陰陽之義也伊川程子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又曰闔闢往來見之鼻息横渠張子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闔已則復闢闢已則復闔一闔一闢而互換故謂之變陰往則陽來陽往則陰來往來循環而不窮故謂

之通見謂陰陽之發見陰陽初發見乃謂之象形謂陰陽之有形陰陽既有形乃謂之器因陰陽之全體裁制而用之以昭示天下故謂之法即陰陽之妙以利民生之日用使之出乎此入乎此民咸用之由於其中而莫知其所以然故謂之神白雲郭氏曰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闢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通也者通其變也至於戶

之可見則曰法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於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無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爲神也如是則一戸之設豈苟然哉故治天下之道無他焉如制一戸之法使之變通可久斯得之矣雖黄帝堯舜之治不過如此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音泰易無體而有至極之實理故曰易有大極唯實故有唯有故生是以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原夫兩儀之未生也是爲大極渾渾淪淪

一而已矣逮夫動而生陽爲陽畫之奇靜而生陰爲

陰畫之耦則陽一陰二是爲兩儀儀也者一陽一陰

對立之狀也爾雅云儀匹也謂其陰陽相並也自兩

儀而上每畫各生一奇一耦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

三太陰四是爲四象自四象而上每又各生一奇一

耦則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爲

八卦合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之三十六則

其數五十即大衍之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數四十有九者存太極本體之一而用兩儀四象八卦之四十九也自漢唐諸儒論大衍之數者莫不知五十去一爲太極之本體但兩儀四象八卦之用數則無一語及之徒知其體不知其用何哉蓋索之高遠而不復近思之爾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具而定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

生大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夫易之爲書六十四卦具乃可以占吉凶何爲獨言八卦也平庵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其言伏羲始作八卦者亦謂六十四卦夫吉凶乃易之占辭何爲生大業也横渠張子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而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法象莫大乎天地而易之法象與天地同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與四時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易之懸象著明與日月同易也可謂大矣雖然作易而非有聖人之位亦不足以爲法於天下用易而非有聖人之德亦不足以爲利於天下故繼之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

大乎聖人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十三卦所陳者是也紫陽朱子曰立下疑有闕文節齋蔡氏曰立字下當有象字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賾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幽僻索者尋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鉤者曲而取之也遠謂難至致者

推而極之也賾非探而不出故以蓍龜鉤之遠非致而莫至故以蓍龜致之凡物象之賾隱事理之深遠蓍龜皆探索之鉤致之故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詩崧高云亹亹申伯鄭氏箋云勉也爾雅亦訓勉音尾亹亹猶勉勉大抵有疑而莫能決其心必怠得卜筮以決之而吉凶既定自然加勉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聖人何與焉故於莫大乎聖人之後又繼之曰莫大乎蓍龜蓍為筮龜為卜易之

筮止用蓍而兼言龜者古人占事則蓍龜並用書大禹謨云龜筮協從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是也秀巖李氏曰莫大乎蓍龜古本作莫善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前云是興神物獨指蓍而言蓋承上文蓍之德此云天生神物乃指蓍與龜並言蓋承上文莫大乎蓍龜此二物皆能前知故皆謂之神物孰生之天生之也則之者以之爲法也後云河圖洛書亦皆神物也故

皆言則之則之者或曰蓍龜並生於上蔡蓍草叢生百莖半之則應大衍之數五十龜背之文中間五段兩旁四段周圍二十四段腹之文十二段總而計之四十九段則應大衍虛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之數蓋皆神物也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謂四時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是謂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蓋倣效天地之變化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天垂象謂日月也日月往來有盈昃薄蝕循其度則吉失其度則凶此天之垂象以見吉凶也聖人作易而示人以吉凶蓋象之而已象者像也天地變化有理可測故言效日月往來有象可見故言象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如因河圖洛書之文而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非圖書有天生之數

而聖人就取之也關子明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劉牧兩易之謂河圖之數四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以關爲是劉爲非其實皆不然案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玉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崐崘産玉河源出崐崘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卦畫耳初無所謂五十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數也

易固有之也易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四十五數者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而上列二四下列六八
分布而爲九宫子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鑿度言
之在易則聖人無一語及之蓋非易數也河圖之說
禮運亦嘗言之不過曰河出馬圖而論語亦嘗言之
不過曰河不出圖吾巳矣夫並無所謂數之五十五
與四十五洛書之說則他經無所見孔安國注洪範
乃以爲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

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愚案禹貢但言導洛不曾言洛之出書安國亦何所據而有是說耶夫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作易之聖人蓋伏羲也是河圖洛書伏羲之時具有之也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安國之說遂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如此則是伏羲時止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謬乎夫孔子兼圖書二者並言安國之徒乃岐而二之已與孔子之說大相戾況書所謂天錫禹洪範九疇

蓋未嘗謂錫以洛書安國之徒乃謂洛書有九數疇之數亦九遂肆其說謂禹得洛書而敘九疇何其安耶彼既以洛書爲數九而歸之禹於是以河圖爲十數而歸之伏羲吾不知河圖洛書之有數安國之徒曷從而知之而圖之數十書之數九又果何所據耶蓋皆出於緯書也緯書不經牽合附會恠誕之甚漢儒多習讖緯之學其爲義疏往往採諸緯書自其有九篇六篇亦文緑字之說故班固以初一至六極六

十五字爲本文顧野王以農用敬用十八字爲神龜所附者豈不甚可笑哉東坡蘇氏曰九宮不經蓋緯書所言之數非易數也南軒張氏曰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此皆蕪穢聖經者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者示之以象而使人有所見也係

辭焉所以告者告之以辭而使人有所知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者吉凶既定而使人有以決其疑也横渠張子曰吉凶變化進退剛柔易之四象歟白雲郭氏曰自易有四象以下與前文不相屬又非别章疑其錯簡僎果曰四象謂神物也變化垂象也圖書也愚謂横渠之說如此白雲之說又如此則易有四象以下當在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之下僎氏之說非也

右第十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九爻辭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於係辭傳凡三言之此則兼言所秉所應皆發明文王言外之意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則不悖於理是以天祐之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則不欺於人是以人助之爻但言天此又兼言人天人蓋一理也當大有之時六

五以柔德居中而在下衆陽皆助之以其信也上九居六五之上是履信也身雖在外而乃心未嘗不在君是思乎順也順則天助之矣九三賢人也上之應在三又與之同德相尚故曰又以尚賢也其德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紫陽朱子曰在此無所屬或是錯簡横渠張子曰此篇宜在立心勿恒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白雲郭氏曰當在憧憧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

其前也下篇七文自憧憧往來皆稱易曰與天祐之同宜從郭氏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說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以記言言有餘則非書之所能記言以達意意有餘則非言之所能盡達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曰可見聖人立象以示人使之觀象而默會其意所

以盡也夫聖人之作易設卦觀象然後係之以辭卦在是則象在是象在是則意在是矣意者心之所向而寓於象者也情實也僞妄也僞則不情情則不僞人之情僞萬端非言可盡設之以卦所以盡情僞也係之以辭所以盡言也變而通之則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其用不窮足以盡其利矣鼓之舞之則有以成天下亹亹而其妙莫測足以盡其神矣立象設卦係辭此聖人作易之事變通鼓舞此聖人用易之事王

弼輩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也或曰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疑是古語次言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設問之辭以下是答辭紫陽朱子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之義與論語緼袍之緼同衣中之綿絮胎是也乾坤其易之緼耶謂乾坤緼於易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緼於乾坤兩卦之中也易之中所緼奇耦是也奇爲九耦爲六凡九皆乾凡六皆坤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爲奇者百九十二皆乾畫也爲耦者百九十二皆坤畫也以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則六千九百

一十二皆乾策也以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則四千六百八皆坤策也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無非皆乾坤之策玆非乾坤爲易之緼乎其中矣易之所以爲易者乾九坤六之變易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故九六毁而不成列則無以見其爲易也易不可見則乾坤九六兩者之用息矣乾坤未嘗毁亦未嘗息特以爻畫之九六若不成列則無以見其變易之理爾下篇云剛柔者立本者也本即緼之謂也前言易行

乎其中此言易立乎其中立與行同歟異歟曰立者體也行者用也紫陽朱子曰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又曰毀謂卦畫不立易只是陰陽卦畫若無此卦畫豈復更有易乎誠齋楊氏曰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二皆坤之六也平庵項氏曰凡係辭之稱乾坤即奇耦二畫也乾純於奇坤純於耦故例以乾坤稱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無形故曰形而上者器有形故曰形而下者如卦有上下之體爻有剛柔之質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器蓋未嘗相離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則謂之變推廣而流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謂之事業前章云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天地之變通

也此云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變通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紫陽朱子曰重出以起下文郭京曰誤增夫象二字
東萊呂氏曰是故夫象四字衍文節齋蔡氏曰夫當
作爻象即卦爻即辭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

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能極天下之賾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動故能鼓天下之動賾以象著卦有象則
窮天下之至雜至亂無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
天下樂於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
鼓易不變則奇耦乃死象故化而裁之則在乎變變
而後通故推而行之則在乎通易道固神矣神而明

之則在乎其人若夫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又在乎人之德行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聖人以易道舉而措之天下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聖人以易道存之於一身也

右第十二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其象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周易集說卷三十一

周易集說卷三十二

宋 俞琰 撰

繫辭下傳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八卦三畫之卦也列而爲八則一卦有一卦之象葢不特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凡天地間所有之象無不具在其中也因而重之謂伏羲既畫八卦又因

而重之則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也爻在其中謂三百八十四爻皆在其中也伏羲畫卦自下而起其始畫也惟一奇一耦再畫則於一奇一耦之上又生一奇一耦第三畫亦然於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然成列及其重爲六十四則乾居八之一兌居八之二離居八之三震居八之四巽居八之五坎居八之六艮居八之七坤居八之八又皆成列而各

有次序無非理之自然也方其畫時雖出於聖人之手聖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秀巖李氏曰言因而重之則重卦非文王明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剛柔謂爻九六剛柔相推則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變無不在其中矣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繫辭焉以命之謂卦爻之下繫之以辭而告人以吉

凶悔吝也動謂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或曰動謂所變之卦左氏以動爻爲占者是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生於爻象之動吉一而已而凶悔吝居其三則人之動也可不慎乎夫吉凶悔吝四者皆辭之所命也占者由所命之辭而動則動罔不吉不然則凶悔吝之三者隨至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

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不過一剛一柔而已易中凡言剛柔即九六也乾九坤六是以易之本立易非九六則何者爲之本

變通者趣時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不通也有一卦之時有一爻之時隨其時之宜而動此變而通之之道也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趣與詩棫樸左右趣之之趣同毛氏傳云趣趨也正義云卦既總主一時爻則就一時

之中各趣其所宜之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何以勝之曰貞則勝之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也前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動則有吉有凶今也固守以正而不妄動則動罔不吉何凶之有觀去聲古換反示也天地之道正所以萬古常示日月之道正所以萬古常明也人茍

能正道固守而不貳以二則萬事萬變紛紜乎其前亦莫之能亂不然何以制天下之動哉白雲郭氏曰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之所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以貞夫一則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乾之德動而健故確然而示人者易坤之德靜而順故隤然而示人者簡示人即貞

觀之謂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者何謂上文乾坤之所示也易六十四卦皆有所示不特乾坤也乾坤既有所示爻葢效此所示者也象葢像此所示者也紫陽朱子曰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

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動乎蓍策之中吉凶見乎辭命之際故謂爻象
爲内吉凶爲外變謂爻象之變辭謂吉凶之辭易之
功業由變而見聖人之情因辭而見欲知聖人與民
同患之情但觀聖人之辭紫陽朱子曰業似吉凶生
大業之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天地之德爲大德聖人位

乎天地之中而贊天地之化育故天下以聖人之位
爲大寳釋文仁作人注云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
本作仁嵩山晁氏東萊吕氏皆從釋文紫陽朱子曰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吕氏從古葢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秀巖李氏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則漢以前
已用此仁字而非始於王肅矣愚謂以此章上下文
義詳之當依釋文作人守位以人大學所謂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聚人以財大學所謂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是也理財謂甲者還甲乙者還乙不可不理也正辭猶言正名蓋謂是則言是非則言非不可不正也禁民爲非謂制爲法令使民不敢悖理而爲非也義宜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而得其宜此所謂義也夫財者利也聖人不曰生而已聖人之德不過順天地之生而已位者生生之主也人者求其生生於我者也財者生生之本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又所以全其生生之道也

右第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犧即伏羲也包音庖字本又作庖按世紀云始取犧牲以供庖厨故號包犧氏上古茹毛飲血包犧則教民火食也孟京本作伏羲夫伏羲以前未有文字

爲政則結繩而已逮夫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俯仰之間天文地理之宜如日月星宿鳥獸草木昆蟲之類無所不觀又自一身至於萬物若近若遠無所不取於是始爲之畫而八卦作焉八卦者伏羲氏之心畫也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其實只是八卦故巽震相遇而文王名之曰益在伏羲則震下巽上而已震離相遇而文王名之曰噬嗑在伏羲則震下

離上而已他卦皆然太玄云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安定胡氏曰言鳥獸之文者蓋東方之宿為蒼龍南方之宿為朱雀西方之宿為白虎北方之宿為龜蛇紫陽朱子曰王昭素云與地之宜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節齋蔡氏曰神明之德不可見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故曰類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罔古文作网伏羲作結繩爲網罟以教民佃漁佃以取鳥獸於山林漁以取魚鼈於川澤使民有肉食鮮食之利也離謂重離說卦以離爲日月相麗而虛其中有結繩而爲網罟之象以一陰離乎二陽之間言之即鳥獸魚鼈麗乎網罟之象伏羲結繩爲網罟爲佃漁之用蓋取諸重離也紫陽朱子曰蓋字有義愚謂蓋取諸三字乃孔子以意逆志之辭謂古人制作

無一不與易合非謂伏羲因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也白雲郭氏曰包犧之時未有犧牲作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有網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有取於離故曰蓋取諸離漢上朱氏曰網舉綱紀通言罟止言其紀也少梅鄭氏曰巽繩離目兩目相連結繩爲之罔罟也離爲雉佃也巽爲魚漁也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蓋取諸益

炎帝爲耒耜耕耨以教民粒食故號神農益之爲卦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也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有耒耜之象耜耒首耒耜柄斲木以木之鋭者因而削之爲耜令人加以鉄謂之犁頭揉木以木之曲者因而揉之爲耒令人謂之犁衝神農氏之時民厭食鮮食遂教民耕耨而民獲其利蓋取諸益益之名出於文王而神農之時益之名未立也蓋取諸益者謂神農

作耒耜葢有取於益卦非謂神農必按益卦之象然後爲耒耜也神農之時震下巽上之卦雖未名之曰益而耒耜之利葢有益之義也王昭素曰耨字諸本或作耜乃合文沙隨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惟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耜之利見於天下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

噬嗑下震動上離明離明在上日中之象震動於下

爲致民聚貨交易於市之象日中者大明當天而萬物相見之時也市者萬民聚貨以相交易之地也天下之民各處其方何以致之天下之貨各産其地何以聚之令也日中之時爲市則遠近之民皆得以相及而貨雖不一亦可坐而致其聚也神農氏爲交易之法使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退而各得其所則無有餘不足之患也其所以致而聚之者葢取噬而嗑之之義嗑合也聚而交易合之象也借噬爲市猶履

言禮音相似也後世古法多倣此括蒼龔氏曰其序與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同少梅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時當變則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趣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强去民

之所未安聖人不强行夫惟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不然則民皆以為紛更安得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之也不然則民皆以為不便何宜之有易無有窮也窮者數也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則窮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乾用九六爻俱變則為純坤坤用六六爻俱變則為純乾羲農之時人文未

著世未知有禮黄帝堯舜化天下以禮而使民宜之遂垂衣裳以示天下蓋取諸乾坤九六之變而衣上裳下蓋取乾尊坤卑之象也或曰自此以下如舟楫牛馬皆通變宜民之事而特以衣裳爲先者羲農之後人害固已消食貨固已足衣則鳥獸之羽皮而斯民耳目猶塗於闇見未識所謂尊卑上下也上之人無以示而教之則强弱相陵鬬攘爭奪與禽獸何異於是黄帝堯舜體乾坤之象示人以衣裳之儀一上

一下不可顛倒一尊一卑不可紊亂使黎民皆觀感而化不惟得其宜且知有禮而不至於陵僭則名分正而民志定此天下所以治也正義云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故連云黃帝堯舜橫渠張子曰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故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涑水司馬公曰聖人守道不守法故能通變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謂無爲而治也能無爲而治者無

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雲間田氏曰衣六幅裳十二幅而乾坤竒耦之畫備矣翁庶善曰乾之數極於九故王之司服九章坤之數終於六故后之司服六章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逺以利天下葢取諸渙

渙下坎水上巽木中互震動木動於水上有舟楫之象舟即船之異名刳木為舟因其木之長大而中空遂刳剡之以為舟也剡木為楫因其木之纖長而上

銳遂刳削之以爲櫓爲槳通謂之楫也楫以進舟舟以載物爲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而民得其宜蓋取諸渙黄帝堯舜之時渙之名亦未立不過坎下巽上而已蓋取諸渙者謂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蓋有取於渙卦之義非謂黄帝堯舜必案渙卦之象而爲舟楫也紫陽朱子曰致遠以利天下疑衍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道塗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下震上兌上六兌之陰爻牛也初九震之陽爻馬也互巽爲繩互艮爲手所以服乘之也上古牛之鼻未穿馬之首未絡至是始服乘之以之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動作行止皆隨人意而民得其宜蓋取諸隨夫舟以濟川車以行陸皆百姓日用之所利者舟車之作舟易而車難故舟先乎車古者大車駕以牛

後世以其優於引重因用以耕小車駕以馬後世以其優於致遠因用以騎厚齋馮氏曰大車牛駕之載物而重者也小車馬駕之載人而輕者也牛曰服馬曰乘其實皆駕車之稱牛馬行而車隨之所以引重而致遠故取諸隨嵩山晁氏曰服字說文作犕音備愚按史記鄭世家周襄王使伯犕請滑春秋左氏傳乃作伯服犕與服通廣韻犕有兩音一音服一音備犕但音備不音服釋文云一本無以利天下四字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下坤上震坤爲闔戸互艮爲闕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互艮爲閽人擊柝之象也互艮爲盜暴客之象也舟車既設川陸既通民雖獲其利然昬夜之際暴客亦可得而至矣不可不豫爲之備也於是禦之以重門警之以擊柝而使民宜之蓋取諸豫柝夜廵所擊之木亦作㰐今呼爲梆子周禮野廬氏聚㰐鄭玄云擊柝以宿衛之也漢書作㯓馬融云兩木

相擊以行夜白雲郭氏曰豫之一卦本無備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備豫於此者以見諸卦之象無窮不可以一義盡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下艮上震震動於上艮止於下爲杵臼之象民既粒食矣又敎之爲杵臼之利治米此乃小有所過而民用以濟者也蓋取諸小過希道耿氏曰暴容不至而居者安可以治粟矣少梅鄭氏曰兌金斷巽木

斷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也臼之象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下兌上離兌屬西爲刑殺離爲戈兵此弧矢威天下之象也始者重門擊柝不過待暮夜之暴客耳然有甚於暴客者則非弧矢不足以服之於是弦木而爲弧剡木而爲矢爲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南軒張氏曰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内有杵臼以治粒

食而無以威其不軌則雖有險而不能守雖有粟而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少梅鄭氏曰離爲絲坎爲弓弦木爲弓也兌金刻木而銳之刻木爲矢也平庵項氏曰互坎爲弓兌爲上弦離爲兵而麗於上此弓矢之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壯下乾上震皆木也棟屋脊標也宇屋椽也棟直

而承上故曰上棟宇垂而覆下故曰下宇詩七月蟋蟀在宇毛氏傳云屋四垂爲宇震之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隂上棟之象也乾三陽在下而相比下宇之象也乾覆於下而震動於上有宫室蔽風雨之象上古伏羲以前未有宫室冬則居營窟以避寒而無上棟下宇之安夏則居橧巢以避暑而有震風淩雨之患至黄帝堯舜始易以宫室爲上棟下宇之制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聖人之於物有爲之者有易之

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爲之所以貽於後也

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於前也以濟

者其利生於已然也以待者其備在於未然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大過下巽上兌其卦肖坎坎爲隱伏葬埋之象也中

互重乾之大木棺椁之象也古之葬者未有棺椁不

過厚衣以薪葬於中野而已葬藏也劉向曰古之葬

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顔師古曰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堆土以爲墳也孔子家語云孔子葬於曾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高四尺樹松栢而志焉封如字不樹謂不植松栢以識其處也喪期無數謂哀盡則止未有三年之制也後世聖人以送死爲大事既爲棺以周其身又爲椁以周其棺遂過於厚蓋取諸大過前言上古此但言古蓋極遠者云上古其次遠者則云古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下乾上兌外決而內明後世聖人爲書契以代上古結繩之政蓋取諸夬書文字也載之於簡策者也契約也所以合同也以刀刻其言於木者予者執左取者操右彼此各有所據以爲驗也上古民淳事簡大事則結以大繩小事則結以小繩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者言有不能記事有不能信則證之以書契

也百官以治者官用以爲決斷則事辨而不相亂也
萬民以察者民用以爲明驗則情盡而不相欺也治
謂決斷察謂明驗或曰夬者君子決小人之卦造書
契亦以決小人之姦而防其僞也周禮質人掌稽市
之書契說文云契約也徐鍇曰案周禮司約掌萬民
之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注云大約邦國約也劑即券
契也左傳云王叔氏不能舉其契韓子云宋人得契
密數其齒謂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少梅鄭氏

曰離爲文書也兌金刻木契也平庵項氏曰以乾金爲言於内兌金爲決於外書以刀記言契以刀決之故爲書契之象

右第二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愚謂易象無乎不具非止此十三卦足以制器也天下之器亦多矣十三卦之外豈更無可取之象哉聖人蓋取其要者言之爾希道耿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網罟非不爲利也

然必耒耜杵臼而後能裕萬民之食是則網罟之利不足言而耒耜杵臼之利大矣此所以耒耜杵臼言利也交易非不爲利也然待舟楫馬牛而後備四方之貨則是交易之利不足言而舟楫馬牛之利大矣此所以舟楫馬牛言利也門柝非不爲利也然門柝能保其内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暴客不能至是則門柝之利不足言而弧矢之利大矣此弧矢所以言利也獨於

舟楫馬牛言利天下者舟楫馬牛之利無所不通

可以周天下故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至於

夬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

終於夬

周易集說卷三十二

周易集説卷三十三

宋 俞琰 撰

繫辭下傳二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兩字承前章而言正義云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也愚謂易有畫乃

有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巽下坎上而為井巽下離上而為鼎之類皆是也豈特十三卦之象而已哉象即像之謂既謂之像則不過其理近似而已學者深求其義則過過則必至於鑿也彖乃一卦之全材爻則分而為六所以效天下萬事萬物之動也其間有得有失是以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也生謂從此而生出著謂自微而著見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

其始而言則吉凶生於悔吝之小疵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為吉凶也括蒼龔氏曰像者體也以上下言也材者用也以內外言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震坎艮三男陽卦也曷為而多陰三男皆坤體乾交坤而得之也巽離兌三女陰卦也曷為而多陽三女

皆乾體坤交乾而得之也陽卦皆一陽而二隂是爲陽卦多隂隂卦皆一隂而二陽是爲隂卦多陽其所以然者何哉陽卦竒隂卦耦也陽卦竒者震坎艮皆五畫也隂卦耦者巽離兌皆四畫也其德行何也一與不一也陽卦一陽而二隂是謂一君而二民隂多陽少以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隂卦一隂而二陽是謂二君而一民陽多隂少以二君共爭一民不一也故爲小人之道也紫陽朱子曰君謂陽

民謂陰

右第四章僅兩節疑錯簡前一節當屬前章後一節當在貞夫一之下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以下釋咸九四爻義思者索其所欲慮者防其所惡何思何慮謂天下萬事萬物之往來甚衆若以思慮爲感則是自取其憧憧也如日月寒暑未嘗不往

來而其往來也任氣之自運何思何慮又如尺蠖龍蛇未嘗不屈伸而其屈伸也委形之自然何思何慮天下之理本同歸而殊其塗者自不同天下之理本一致而百其慮者自不一蓋往來者人事之常安能使之不往來但不可加以思慮之憧憧爾若加思慮之憧憧則徒自紛紛然豈咸感之道哉兩稱天下何思何慮蓋甚言咸感之道君子以虛受人無所事乎思慮也龜山楊氏曰易所謂無思者以爲無所事乎

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此皆自然之往來非憧憧往來也往者屈來者信屈信相感而生生之不息則其利無窮矣信音伸伊川程子曰此以往

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之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又曰近取諸身百體皆具屈信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信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信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無所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

須如此横渠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僞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尺蠖屈而求信龍蛇蟄而存身此皆物性之自然也義即易中之義致與大學致知之致同精研義理無毫釐之差而深造於神妙所以致之於用也見於用而利施於身而安所以爲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内

也致用外也自内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内也即外以養内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之道不過如斯而已故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伊川程子曰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無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而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用

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德業也紫陽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又曰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於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

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誠齋楊氏曰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也何有精於技猶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神無方妙而不可測者也化無迹泯而不可見者也自精義入神真積力久以至於窮盡其神是以知化

窮神而知化則從容中道遊於何思何慮之天而與天爲一矣兹非德之盛乎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窮神猶言窮理盡性知化猶言至於命横渠張子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又曰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所致非智力能强也紫陽朱子曰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

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之六三上有九四如石之當吾前三也非所困而困焉名之辱也必矣下有九二如蒺藜之居吾後三也非所據而據焉身之危也必矣既辱且危奚可動哉動則變爲大過之棺椁是死期之將至也妻其可得見耶死期將至古本作死其將至釋文云亦作期

横渠張子曰此明不能利其用也括蒼龔氏曰困之

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況利用乎紫陽朱子曰石是
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
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著力不得處若只
管著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無能便
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
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

也

隼者禽也弓矢者公用以射隼者也器謂弓矢人謂公也隼居高墉之上而公用射之此小人處危地而將就擒之時也是時君子之器已成是以動而無所碍出而有所獲也昔也時未至則君子藏器於身又何敢動今也動而無不利如此謂其成器而後動者也括者結而有所凝之謂伊川程子曰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

喪敗自古喜有爲而無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横渠張子曰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括蒼龔氏曰解之上六能利用矣况安身以崇德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人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不見利不勸也不以不義爲畏故威而後懲不威不懲也如噬嗑初

九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乃小懲而大誡是爲小人之福也此以下比先泛論事物之理然後舉易曰以證之與前不同郭京曰動字誤作懃字横渠張子曰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一小善不足以成君子之名君子之所以成名者善之積也一小惡不足以滅小人之身小人之所以滅身者惡之積也善惡之積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惡小則罪亦小惡大則罪亦大小人以缺

如噬嗑上九曰何校滅耳凶則其罪大而不可解矣家語云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

涓不壅終爲江河其是之謂乎首不稱子曰蓋連上

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小人所以傾危者自以爲位可恒安也所以滅亡者自以爲存可恒保也所以禍亂者自以爲治可恒有也君子則不然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如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畏懼如此是故其身安而國家可以保守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括蒼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不度其德之薄而居尊位不揣其知之小而謀大事不量其力之小而當重任其不及禍者鮮矣如鼎之

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可謂不勝其任矣

横渠張子曰此明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之幾與前幾事不密之幾同蓋幾者始動之微吉凶之端先見而未著人所難知者也知幾其神乎

謂君子生有定見之明事未著而先已知也衆人皆不知而君子獨先知之不謂之神可乎諂佞也瀆亂也交於上以恭巽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過則爲瀆君子當豫之時不屈已以徇人而無上交之諂不屈人以徇已而無下交之瀆其知幾乎衆皆迷而忘返君子則見幾而動何待終日他日吉凶既判果如所料然則君子之不諂不瀆者非其有先見之明疇克爾耶知幾以理言見幾以事言知在内見在外也

如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石者至重之物定而不動者也君子之不諂不瀆介然自守而如石焉則胷中自有定見若吉若凶一覽即決何待終日柔指六五剛指九四豫之時九四之剛上逼六五之柔而威震主矣衆人所不察君子獨先知之豈非先覺之賢乎君子知今日之微如是遂知他日之彰必如是知今日之柔如是遂知他日之剛必如是此君子先有定見之明高出衆人之表是乃萬夫之望也

望與詩彼都人士萬民所望同叶韻音亡或曰豫之九四恐亦不至乎僭叛聖人豫防之爾如坤之初六方言履霜便言堅冰至易之爲戒例如此也横渠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也伊川程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又曰斷別也其判別可見也紫陽朱子曰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或問朱子曰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

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謟近瀆勿令如此便是知幾進齋徐氏曰上交交於三也下交交於初也當豫之世四爲權臣三比而初應之皆權臣之與也二之於四本無係應以位在初三之間所比非人易爲所累一或不謹而謟瀆焉則陷於逸豫不能見幾而作矣括蒼龔氏曰豫六二知幾神之事也非精義不足以明之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殆將也庶近也聖人知幾賢人則近幾耳聖人無過

故無不善賢人則或有過故猶有不善但賢人有不善

則未嘗不知知之則未嘗復行也顔子之不貳過蓋

近道矣如復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則顔子其

殆庶幾乎東坡蘇氏曰世所以不食烏喙者徒以知

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喙則世皆顔子矣所以

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括蒼龔氏曰復初九殆庶幾

所謂精義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也男女構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也萬物化醇謂氣化者也皆二而一者也如損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致一也男女即是六子非真謂人之男女若以爲人之男女則人之男女止能生人豈能生萬物也哉桰

蒼龔氏曰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位正身安而後動則動無不與心平氣和而後語則語無不應定其交之可求而後求則求無不與

君子修此三者故處世得以全身而遠害也乃若危

以動則無黨與懼以語則無應援無交而求則誰其與之人皆莫之與則傷之者自外而至矣如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益上九之位不正只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危懼可知矣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又可知矣則其擊之者自外而來烏得不凶橫渠張子曰此又終以致用之戒郭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輔誤作與平庵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

之與也

右第五章所舉十卦皆言君子學易之事

周易集說卷三十三